# 明通鑑

# 明通鑑卷五十七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 紀五十七 起强圉作噩盡重光赤奮若凡五年

### 世宗肅皇帝

嘉靖十六年春正月戊子徽王厚爝獻白兔並撰頌上之上留之宮中言須付史館　己丑發太倉糧京師平糶以振貧民從御史韓岳之請也　癸卯皇弟三子生

先是廷議征安南上命起守制副都御史毛伯溫爲都察院右都御史蓋欲畀以征討事也是月伯溫以服未闋辭詔奪情來京並諭吏部趣之考異伯溫起右都御史當在上年之

冬實錄不具但于十六年正月書伯溫以服未闋辭新命是起官在上年之冬明矣且實錄言上報伯溫言將畀以征討事据此則伯溫初起爲都御史尚無征安南之命諸書牽連並記今分書之　二月辛亥刑部奉詔錄上議成文武臣凡一百四十二人內有建言之豐熙楊愼王元正劉濟張翀等均以大禮被罪又馮恩邵經邦亦預焉詔皆不宥　壬子安南黎甯遣國人鄭惟僚等赴京師告難甯譓之子也譓卒國人立甯爲世孫權主國事屢馳書邊臣告莫登庸纂弒狀俱爲登庸邀殺至是惟僚等始至乞興師問罪亟除國賊禮部嚴嵩謂其言未可盡信請羈僚等待勘官回奏從之　己巳詔罷親蠶禮　癸酉清明節上奉章聖太后

幼天壽山謁陵三月癸未幸金山甲申還宮　壬寅寇犯甘州　丙午幸大峪山視壽陵　先是上將征安南命錦衣千戶陶鳳儀鄭璽等分往廣西雲南勘事並敕四川貴州湖廣福建江西守臣預備兵食候征調及是月鳳儀等至梧州廣東廉州知府張岳言于總督潘旦曰（考異總督潘旦明史張岳本傳作張經按經代潘旦爲兩廣總督其蒞任在下年而此時張岳疏中已有林希元請討安南之語又昭代典則載其移檄三司書與此語大略同則明史以爲張經者當爲潘旦之誤今刊改）莫氏篡逆可無勘而知也使往受設詞辱國請留使者毋前且不可時欽州知州林希元方上書陳討安南策岳私書亟止之因上書言自古夷狄惟猾夏則誅

逆命則誅未聞以不通貢勞問罪之師也今用兵之聲
先已傳布誠恐往勘之使生事樂禍迎合附會謀動干
戈因力陳目前事勢之不可者六事復爲書貽執政曰
今莫登庸立黎譓之幼弟懬卒弑之而譓之子在清華
陳暠在諒山安南國分爲三黎在南莫居中陳在西北
後諒山亦爲登庸所有陳氏遂絶而黎所居卽古日南
地與占城鄰假以大海登庸不能踰之南故兩存近登
庸又以交州付其孫福海而自營海東府地居之安南
諸府惟海東地最大卽所謂王山郡也此賊負篡逆名
常練兵備我又時揚言求入貢邊人以非故王不敢聞

恩以為彼自內亂未嘗有所侵犯我不若姑置之待其
亂定責貢未既也上是時方主用兵趣毛伯溫至京師
以是執政不能決攷異諭征安南諸書及三編但記唐胄力諫事惟黃光昇昭代典則全載
張岳自粵東所上疏而未言登庸歸海東為目前事勢
亦見明史岳傳中惟本傳無月日據原疏言勘使以是
年三月初一日至梧州請止勿行證之明史安南傳言
上尊召鳳儀等還則岳言未嘗不納也蓋帝亦無必討
意特欲威服之故伯溫從而後遣卒以撫終此可見矣
諸書類記前後之文年月多倒置此據岳原疏之文確
有月日可攷
者增入之
夏四月壬子上駐蹕沙河議建行宮癸
丑還京師　庚申禮兵二部會廷臣議列莫登庸十大
罪請尅期征討詔以南京刑部侍郎胡璉原任巡撫江
西副都御史高公韶俱為戶部侍郎兼副都御史先馳

雲貴兩廣調度軍食以都督僉事江桓牛桓爲左右副總兵其大將需後命兵部復奉詔條用兵機宜十二事從之攷異此據明史安南傳然其言是時起毛伯溫參贊軍務則實錄不載蓋上欲用伯溫而征討之命未下故明史本紀書伯溫參贊軍務于十七年三月癸酉與仇鸞並命所謂大將需後命者是也今年月悉據本紀參實錄書之

辛酉罷兵部侍郎潘珍褫職閒住時兵部議討安南珍上疏諫曰陳暠莫登庸皆弒逆之賊黎寧與其父譓不請封入貢亦二十年揆以大義皆所當討何獨徇寧請爲出師耶且其地不足郡縣叛服無與中國今北敵日蕃聯帳萬里烽警頻聞顧釋門庭之防勞師襲遠非計之得宜遣大臣有文武才者聲言進討檄

數登庸罪赦其脇從且令黎甯合勦使一國之人借我
天聲壯彼士氣可坐收其功也上責珍撓成命遂被黜
尋以恩詔復官致仕　壬申罷各處私刱書院時御史
游居敬論劾王守仁湛若水僞學私刱故有是命　五
月丁亥毛伯溫至京師上命且管院事俟征討安南之
命伯溫因條上議處安南六事先是潘珍諫征安南兩
廣總督潘旦亦馳疏請停前命言朝廷方興問罪之師
登庸即有求貢之使宜因而許之戒嚴觀變以待彼國
之自定嚴嵩張璳窺上旨力言不可宥且言黎甯在清
都圖恢復而旦謂彼國俱定上表求貢決不可許旦疏

遂寢至是伯溫復希執政旨以且不可共事請易之奏上上意忽中變謂黎甯誠僞未審令三方守臣從宜撫勦參贊督餉大臣俱暫停且調用以副都御史張經代之伯溫在院管事如故于是御史何維柏請聽伯溫終制不許伯溫引疾不出服除始起視事攷異張經諸書作蔡經据明史經傳經初冒蔡姓久乃復也又傳言經以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軍務而据實錄張經是時方進副都御史及受兩廣之命乃進兵侍今仍据實錄書之

戊戌雷震謹身殿鴟吻上問廷臣修省之宜禮部言謹身殿即古路寢天子齋容之所也上天示戒宜求刑政之所以失者而改之報聞仍詔修省如例時給事中謝廷蒞御史徐九皋應詔陳言俱

請罷征安南之師而給事中朱隆禧謂宜舍安南專事西北鎮疏入皆奪俸　六月癸酉濟農寇宣府指揮趙錠戰死　是月工部尚書林庭㭿以被劾致仕許之以吏部侍郎溫仁和代　秋七月癸卯免甯國太平安慶等府被災稅糧　八月壬戌遣官振湖廣災民時掌詹事府顧鼎臣言今歲夏秋多雨京城內外房舍傾圮軍民多壓死者又聞南北直隸山東河南陝西江浙各被水災而湖廣尤甚衝沒城邑人多漂溺幸而存者家產蕩盡勢必聚而爲盜請勅行優卹湖廣災重仍宜遣大臣徧祀山川循行郡邑振救安輯分遣有司掩骼埋胔

詔從之尋遣成國公朱希忠祭告顯陵　甲子免順天永平保定河間四府稅糧仍命有司振之　甲戌齊虜寇大同擁四萬騎從偏頭關東入副總兵郝銓中路參將張世忠等各率所部與三關軍合禦之兩鎮兵共一萬四千人衆寡不敵乃調延甯游兵分布要害又選保定漢達官軍三千保偏頭關是時寇復分兵再犯宣府殺參將張國輔　是月雲南巡撫汪文盛以獲登庸間諜及所撰僞大誥上聞上大怒命守臣仍遵前詔征討時文盛招納黎氏舊臣武文淵得其進兵地圖謂登庸必可破上之朝廣東按臣余光言莫之篡黎猶黎之篡

陳不足深較但責以久不修貢不必遠征罷歸中國臣已遣使宣諭彼若來歸宜因而撫之上以光輕率奪俸一年　九月己丑免江西被災稅糧　辛卯命咸寧侯仇鸞掛印充總兵官填守甯夏鸞鉞之孫也　癸卯南京應天府進是鄉試錄上閱其策題以國家祀戎大事爲問所對語多譏訕考官諭德江汝璧洗馬歐陽衢令錦衣官校逮至京師尋謫汝璧福建提舉市舶司衢廣東南雄府通判並敕所取貢士不許會試　冬十月乙卯免山東被災稅糧　十一月丙戌冬至祀天于南郊之圜丘上以足疾遣郭勛攝行　是月逮故昌國公張鶴

齡下獄初鶴齡既削爵降南京錦衣指揮至是有奸人班期于雲鶴誣告延齡兄弟挾左道咒詛辭及太后鶴齡遂自南京坐逮瘐死獄中期雲鶴亦坐誣謫戍〈考異明史本紀系遂張鶴齡于是月明史槁系之是月丁亥證之實錄統敘于明年正月而以班期雲鶴之告追書去年冬事是本紀系之十一月者正合今並瘐死事統系之十一月之末〉　十二月癸亥以順天永平二府災尤重詔發太倉銀二萬兩通州倉米二萬石振之都御史巡撫順天黨以平請之也　是月工部尚書甘爲霖以陵工稽遲爲武定侯郭勛所劾褫職閒住以右都御史毛伯溫代之　是冬詔開地印店野雞岡諸口上流四十餘里由桃源集丁家道口入舊黃

河截渦河水入河濟洪從總河副都御史于湛議也

初田州岑邦相之立也其庶兄邦彥有子曰芝依大母林氏瓦氏居官給養田會盧蘇之亂（蘇殺邦相事見嘉靖十四年）邦相又侵削二氏原食莊田二氏遂與蘇合謀以芝犇梧州赴軍門求襲尋瓦氏與蘇搆殺邦相國遂無主是歲巡按御史諸演以芝承襲未定致令鄰封覬覦請給劄付令芝管事是時蘇亦悔罪請給芝冠帶而已願裏樸立功及追補累年逋賦疏入部議以土蠻自相仇殺當從末減皆令立功方准贖罪復官從之

十七年春正月丙申下巡視東城御史陳讓于獄初奸

人劉東山以射父坐死戍邊復亡命讓檄兵馬司捕獲之東山復謀脫已罪乃誣告張延齡並搆讓及遂安伯陳鏸數十人冀以悅上意奏入下錦衣衛窮治讓在獄中上疏言東山扇結奸黨圖危宮禁陛下有帝堯旣睦之德而東山敢爲陛下言漢武巫蠱之禍陛下有帝舜底豫之孝而東山敢導陛下以暴秦遷母之謀離間骨肉背逆不道義不可赦疏入上頗悔悟指揮王佐典其獄鈎得東山情奏之乃械死東山赦讓鏸等而延齡長繫如故

是月廣西道御史吳悌疏請宥應天中式貢士谷赴禮部試上怒其違旨奏擾命錦衣衛執送鎭撫

司拷問尋宥之後南京事竣禮部復以諸生爲請乃詔送國子監肄業　二月癸丑免順天府被災稅糧　戊辰以淸明節謁天壽山陵是日車駕發京師壬申還宮

三月壬辰賜茅瓚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辛丑命咸甯侯仇鸞佩征夷副將軍印充總兵官兵部尚書毛伯溫參贊軍務討安南莫登庸也先是雲南巡撫汪文盛傳檄安南登庸如束身歸命籍上輿圖待以不死于是登庸父子遣使奉表乞降且投牒文盛及黔國公沐朝輔具述黎氏衰亂陳暠叛逆已與子方瀛有功爲國人歸附所有土地已載一統志中乞貰其罪修貢如制

至是朝輔等奏聞而黎甯承前詔懼天朝竟納其降備
以本國疆域始末及軍馬之數水陸進兵道里來上俱
下兵部集廷臣議僉言莫氏罪不可赦亟宜進師遂有
是命　是月禮部尚書梁材致仕詔倉場侍郎李廷相
回部代之　是春三衛入寇大清堡總兵馬永擊却之
先是指揮徐顯誘殺泰甯部九人故三衛復叛　夏四
月庚戌如天壽山癸丑躬祭太宗聖蹟亭亭在天壽山
之東太宗昔年駐蹕地也甲寅還京師　戊午罷征安
南先是張經至粤上言安南進兵之道有六兵當三十
萬一歲之餉需百六十萬舟馬制器犒軍之費又須七

十餘萬況我調大衆涉炎海與彼勞逸殊勢不可不審處也疏方上欽州知州林希元復力陳登庸可取狀兵部不能決復請廷議及議上上不悅曰朕聞卿士大夫私議咸謂不宜興師爾等職司邦政漫無主持悉委之會議既不協心謀國其己之仇鸞毛伯溫令在京别用

武定侯郭勛請復各處填守内臣命取礦課以資國用上命于雲南兩廣四川福建湖廣江西浙江大同各用一人都給事中朱隆禧等言前此罷革内官中外臣民一時稱快勛因取礦一事而欲併復填守誠恐黷貨殃民自此無已也上是其言竟已之 甲子以春久不

雨上親詣郊壇行大雩禮戊辰雨　辛未寇犯大同參將張世忠等禦却之　是月命毛伯溫以兵部尚書仍管右都御史事以刑部侍郎楊志學爲工部尚書督工部尸部撥銀米振京城內外饑民旱故也　五月改楊志學刑部尚書以右都御史周叙代爲工部尚書

六月丙辰始定明堂大饗禮初洪武定郊祀大典別無明堂祀上帝及配位之制至是有致仕揚州府同知豐坊熙之子也上疏言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宜建明堂尊皇考爲宗以配上天又天下郡邑宜各立明堂歲時祝拜君上以尊朝廷勿寄位釋宮褻體統下

禮部議尚書嚴嵩上言諸儒論禮不一臣惟明堂圜丘皆以事天地今大祀殿在圜丘之北正應古之方位明堂秋饗之禮卽此可行不必更建至於侑饗之禮傳以爲萬物成形於秋故秋祀明堂以父配之自漢武迨唐宋諸君莫不皆然主親親也至於錢公輔司馬光孫抃程朱諸賢所論主祖宗之功德今以功德則宜配文皇以親則宜配獻皇第揆以嚴父之旨以皇考而不得配陛下肅有所弗寧矣至於稱宗之禮則未有稱宗而不祔太廟者臣不敢妄議惟聖明裁擇上以示夏言言不敢議上曰明堂秋饗宜於奉天殿行之其配idx皇考稱

宗不爲過情何在爲不宜也復命集議戶部侍郎唐胄疏爭之曰三代之禮莫備於周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說者謂周公有聖人之德制作禮樂而文王適其父故引以證聖人之孝答曾子之問而已非謂有天下者皆必以父配天然後爲孝即周公歸政之後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于武王也及康繼成亦未聞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成王也後世祀明堂皆配以父此乃誤識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故有問於宋儒朱熹者曰周公之

後當以文王配耶當以時王之父配耶朱熹曰祇當以文王配又問繼周者如何熹曰祇以有功之祖配之後來第爲嚴父說所惑耳由此觀之明堂之配不專於父明矣皇上嗣統之初廷臣執爲人後之說於是力正大倫惟張孚敬席書諸臣及何淵有建廟之議陛下嘉答諸臣亦云朕奉天法祖豈敢有干太廟顧今日乃惑于豐坊之說乎臣謂明堂之禮誠不可廢惟當奉太宗配于禮爲宜若獻皇帝得聖人爲之子不待稱宗議配（攷異 三編待作得武英殿本作待似作待文義爲順今從之）而專廟之享百世不遷矣疏入上大怒下胄錦衣獄黜爲民尚書嵩乃上言考秋

饗成物之旨嚴父配天之文皇考侑饗允合周道上嘉納之

［考異］明史本紀書定明堂大饗禮于是月丙辰據實錄也諸書皆系之九月據睿宗祔太廟及配位之月日也明書及通紀竝系之六月據議禮之始而實錄所載則竝稱宗祔廟皆類記于六月惟本紀三編分書定大饗禮于六月稱宗祔太廟于九月今悉據之

是月寇犯宣府都指揮周冕死之　秋七月辛卯開雲南大理等府河南宜陽等縣銀礦上初卽位閉大理銀場其後薊豫齊晉川滇所在進礦砂金銀會大工頻興復議開採遂有是命　癸巳慈甯宮成卽毀禁中佛殿爲之也　八月甲辰齊農犯河西總督劉天和率部卒禦之斬首八十餘級上嘉天和功進兵部尚書　丙辰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

顧鼎臣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時李時爲首輔而夏言荷上眷專甚鼎臣素柔媚不敢與抗惟充位而已改工部尚書溫仁和于禮部掌詹事府　九月戊寅免畿內順天保定河間眞定廣平順德大名永平諸府被災秋糧　辛巳上太宗文皇帝廟號曰成祖同日上獻皇帝廟號曰睿宗遂奉睿宗神主祔太廟躋武宗上先是上既定明堂大饗配位乃命議稱宗祔廟之禮集文武大臣于東閣嚴嵩等初議稱宗不及祔廟上大不悅乃著明堂或問以難之嵩等惶恐盡改前說乃言古者父子兄弟同世次故殷有四君一世而同廟宋太

祖太宗同居昭位前事可據今皇考與孝宗當同一廟奏上羣臣無敢異議上又念太宗永無配享無以謝廷臣至是復諭曰文皇帝與高帝同創大業宜同稱祖號獻皇帝躬備大德延及朕躬宜薦宗稱于是議遂定辛卯大饗上帝于元極寶殿奉睿宗配時議撤大祀殿建大饗殿未成權于元極殿行之殿在宮右乾隅卽舊欽安殿也初張璁之議大禮也有同年生胡鐸意亦主考興獻王與璁合璁要之同署鐸曰主上天性固不可違天下人情亦不可拂考獻王不已則宗宗不已則入廟入廟則當有祧以藩封虛號而干治世之宗可乎且入

廟則有位將位于武宗上乎武宗下乎生爲之臣死不得躋于君然魯嘗躋僖公矣恐異日不乏夏父之徒也至是果如其言　乙未如天壽山行秋祭禮車駕發京師丁酉還宮　是月以南京工部尚書蔣瑤爲工部尚書　冬十月甲子上以天垂景雲祭告元極寶殿旋詣南郊恭上上帝尊號曰皇天上帝先是上將舉大饗有雲祥于是禮部尚書嚴嵩奏慶雲見請受羣臣朝賀又爲慶雲賦及大禮告成頌上之上悅命宣付史館尋命禮部擇日進冊表　十一月辛未朔上詣南郊恭上皇天上帝冊表還詣太廟加上高皇帝高皇后尊號是日

皇后捧高皇后主同詣太廟行亞獻禮文武官及命婦皆陪祀【攷異】上皇天上帝尊號明史本紀三編皆系之十一月據上尊號之月日也其慶雲見及祭告南郊據實錄在前月甲子故三編目中系以先是二字今分書之　乙酉振湖廣武昌府屬災戶部請將京庫折銀停徵而以本年京庫折米銀及太和山香錢荆州抽分料銀倉庫銀穀相兼振之

辛卯祀天于南郊之圜丘詔赦天下　乙未免江西被灾稅糧戶部仍請振之報可　十二月癸卯章聖皇太后蔣氏崩　乙巳詔議大行皇太后合葬禮先是上營壽陵于大峪山欲遷顯陵改葬焉至是太后崩諭禮工二部曰大峪山在成祖長陵之西南林木茂鬱岡阜

豐衍別在諸陵之次實爲吉壤朕欲奉皇考山陵遷祔于此其詳議以聞尋又諭禮部曰玆事重大不可緩其卽奏遣重臣于天壽之大峪山建造顯陵一面南奉皇考梓宮來山合葬于是武定侯郭勛大學士夏言等議以皇考山陵遠在江漢每壓陛下歲時之感玆悉駁上宸聖情中切合葬之事揆之古禮而正卽之聖心而安此皇上大孝舉也丁未命駙馬都尉崔元尚書張瓚等爲奉迎禮儀使壬子上素服親詣大峪山相視山陵甲寅還京師　乙卯李時卒贈太傅謚文肅　戊午振甯夏災　方車駕之發京師也直隸巡按御史陳讓上言

合葬之舉出自陛下誠孝之一心然臣聞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今出皇考體魄于所藏之地竊非所宜昔黃帝衣冠之陵在陝西者曰橋陵舜葬九疑二女不從古人事死之禮先廟而後墳重魂而後魄臣以爲宜奉睿宗皇帝遺衣冠與章聖皇太后合葬于大峪山又以章聖皇太后遺冠帔奉以合葬于顯陵如此則體魄不動陟降有歸仁之至義之盡也疏入上責其阻撓成議黜爲民已而上自大峪山還已未諭輔臣曰遷陵一事朕中夜思之皇考奉藏體魄將二十年一旦啟露于風塵之間撼搖于道路之遠朕心不安卽皇考亦必不

甯聖毋尤大不甯也今欲決以禮之正情之安莫如奉
慈宮南詣合葬穴中其令禮臣再議以聞嚴嵩等言靈
駕北來慈宮南詣共一舉耳宜如初議上意終不決因
止崔元等且勿行而令指揮趙俊南往啟視幽宮于是
親幸承天之議起【考異】陳讓此疏實錄書于上幸大峪山之下雖以阻撓被黜而上意中變欲奉慈宮南詣合葬顯陵觀讓疏所論衣冠合葬數語精當不易不知諸書何以遺之今据實錄增入
丙寅上大行皇太后尊諡曰慈孝獻皇后　以大行皇
太后之喪罷明年元旦朝賀時禮部以十二月三十日
己當二十七日除服之期仍復疏專請是日御殿受朝
奉旨詰責然猶素服御殿百官行八拜禮鳴鐘鼓鞭奏

堂下樂上以服除令如議行皆嚴嵩等所請也

十八年春正月辛未上諭輔臣考定喪服冠裳衰絰之制稽圖注釋編輯成書上之竝命禮部擇日恭奉大行皇太后梓宮南祔　丁酉禮部以上帝尊號及皇祖謚號禮成奏遣使詔諭朝鮮上曰安南亦朝貢之國未可以邇年叛服之故不使預聞踰月起侍郎黃綰爲禮部尚書兗正使諭德張治副之　是月以尊號禮成武定侯郭勛進封翊國公晉夏言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少師舊制人臣無加上柱國者言所自擬也又晉顧鼎臣少保兼太子太保　總河都御史胡纘宗請開考城孫

繼口孫䕫口黃河支流以殺𣶒睢水患且灌徐呂因於
二口築長堤及修築馬牧集決口報可　二月庚子朔
立皇子載壡爲皇太子封載垕爲裕王載圳景王辛丑
頒詔天下大赦　壬寅起舊輔臣翟鑾爲兵部尚書兼
右都御史充行邊使以將南狩故也　丁未祈穀於元
極寶殿初上定祈穀之祭奉太祖高皇帝配至是禮部
嚴嵩等請以皇考配上難之自此遂停配祀　遣官致
祭先師孔子詔授先賢曾子裔孫質粹爲翰林院世襲
五經博士　壬子遼東饑戶部請以本鎮採買銀一萬
二千餘兩及舊振餘銀一萬六千餘兩振之報可並給

遼東等衛官衣服各折銀有差　癸丑安南莫方瀛遣使欵鎮南關乞降竝籍其土地戶口聽天朝處分詔納之下禮兵二部協議　乙卯上幸承天先是趙俊自承天還言顯陵不吉上欲親詣承天周閱卜兆九卿大臣許讚呂柟等皆諫上曰朕豈空行哉爲吾母耳已而給事中曾烶御史劉賢郎中岳倫皆諫倫及聽選歲貢陳良弼言陛下之孝當在於愛養斯民不在乎躬親送葬之末上怒俱下錦衣衛逮訊於是命宣城伯衛錞遂安伯陳鏸及大學士顧鼎臣等輔皇太子監國是日車駕發京師夏言嚴嵩扈從　辛酉次眞定望於北嶽　丁

卯車駕次衛輝夜四鼓行宫火從官倉卒不知上所在錦衣指揮陸炳排闥負上出御乘輿後宫及內侍有殞於火者炳之母上乳媼也自是炳益愛幸先是上過趙州及臨洺鎮皆於駕發後行宫火乃命有司嚴捕治之

初張孚敬既致仕踰年上復遣官齎手勑視疾趣其還行至金華疾大作乃歸至是卒孚敬以大禮大獄叢詬没世然上終始眷禮廷臣卒莫與二嘗稱少師羅山而不名既卒嗟悼不已禮官請謚上取危身奉上之義特謚文忠贈太師孚敬以剛果不避嫌怨既遇主知亦時進讜言如清勳戚庄田罷天下鎮守內臣先後殆盡

皆其力也張延齡之獄孚敬以恐傷昭聖皇太后心彊諍之上恚責曰自古彊臣令主非一若今愛死囚令主矣當悔不從廷和事敬皇帝邪蓋欲以危語愓止孚敬而孚敬意不已以故終昭聖皇太后世延齡得長繫云

考異 張孚敬以是月卒見明史本傳實錄亦系之是月乙巳惟實錄所載大臣卒多據奏報月日而孚敬之卒本傳言帝在承天聞之傷悼不已似奏至當在三月後實錄所記據其赴至京師也今從之

車駕之南巡也武定侯郭勛兼領後府兵扈從勛恃寵請以五世祖英侑享太廟廷臣持不可侍郎唐胄諍尤力不納英竟得侑享　三月己巳朔車駕渡河祭大河之神辛未至鈞州望祭中嶽　甲戌免畿內被災稅糧

庚辰車駕至承天府辛巳謁顯陵還御龍飛殿　甲申
饗上帝於龍飛殿奉睿宗配禮成遂秩於國社國稷及
境內山川河瀆徧於羣祀頒胙於陪祀諸臣　丁亥作
顯陵新宮　戊子以大享禮成御龍飛殿受羣臣朝賀
頒詔天下初禮臣請表賀行在輔臣夏言謂宜俟乘輿
至京上乃報罷意大不懌至是嵩復以爲請上曰夏言
請俟回京是也雖然禮樂自上出何害乃受之詔赦天
下給復承天三年免湖廣明年田賦五之二畿內河南
三之一　庚寅辭顯陵壬辰車駕發承天　夏四月戊
申車駕還都過堯母墓監察御史謝少南言慶都縣城

外有堯母墓當時祀典失於紀載乞修建與歷代帝王陵寢三年一遣祭爲定制從之尋諭禮部曰帝堯父母異陵可徵合葬非古也自是遷陵議遂寢　庚戌夜彗星見芒長三尺許光指東南掃軒轅北弟八星旬日始滅　壬子車駕還京師　壬戌免湖廣被災稅糧　癸亥太白晝見　甲子幸大峪山駕發京師丙寅還宮先是上欲葬皇太后於大峪山至是周歷審視召嚴嵩於行宮諭曰大峪不如純德純德者郎承天之松林山更名也于是奉梓宮南祔之議遂定　是月山西闢喜亥邑平陸猗氏夏縣各地震有聲如雷越二日復震

月己巳夏言罷尋諭留之言為首輔郭勛害其寵嚴嵩與言同鄉謹事之而言畜以門客嵩恨甚至是以言在承天失上意遂與勛交搆之會上還京復幸大峪山言進居守敕稍遲大怒責言怠慢不恭命還前賜銀章茲系降手敕言惶懼謝罪請免追銀章手敕為子孫百世榮詞甚哀上怒不已疑言毀損令禮部追取言乃以手敕四百餘茲銀章上之尋削言勲階令致仕越數日上怒解命止其行復諭以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入閣言疏謝諭以秉公持正毋為衆怨言知所云衆怨者勛輩也再疏謝謂自處不敢後他人一志孤立為衆所忌

上復不悅詰責之惶恐謝乃已未幾以所追銀章手敕還之　己卯寇犯遼東　甲申大行皇太后梓宮南行由運河水道達承天　是月復以梁材為戶部尚書代李廷相也材初長戶部以力除宿弊忤權貴失上眷遂以侍郎閒住至是上知其廉廷臣復交薦之會廷相致仕召復原官未幾考察京官特命材監之又命兼掌刑部事上嘗曰尚書得如材者十二人無憂天下矣　六月丁酉朔雷震奉先殿左吻及東室門槅同時皇城北鼓樓燬詔諸司修省三日並條時政得失越日都御史王廷相應詔自陳曰人事得而後天道順大臣法而後

小臣廉令廉隅不飭賄賂公行大小效尤內外征利㒺
過一官有缺必有數人爭之要路權門終日十至且都
御史職在糾察百僚振肅風紀臣叨茲任旣不能正身
格物使弊絕風淸復不能抗疏論列乞賜罷黜以儆有
位疏意葢指斥嚴嵩張瓚輩也上但諭留而已　是月
以右都御史周期雍爲刑部尚書以楊志學致仕也
秋七月庚午頒御製大狩龍飛錄於文武羣臣　壬午
免山東濵州德州等處被災稅糧　是月召南京吏部
郎中鄒守益爲司經局洗馬時霍韜長南吏部以皇太
子幼未能出閣惟日聞正言見正事可爲養正之助乃

與若水上聖功圖自神堯茅茨土階文王爲世子及上在西苑耕稼蠶桑凡爲圖十有三奏入上以爲謗訕幾得罪久之以韜故得解攷異事見明史湛若水傳月日據實錄也賢錄詳載十三事實家蓑之切要諸書遺之今據增　閏月己亥遼東軍復亂總兵官馬永討平之遼東自十四年軍變但禽首惡數人而遺孽未盡時有不逞心至是因歲饑糾惡少四十餘人乘夜倡衆爲亂城中人無應者永率家丁三百餘人捕之千戶張斌先登被殺衆兵繼進斬首四十級生禽二賊無一人得脫者事聞賜敕獎勵陞永左都督　丙午免浙江被災稅糧　庚申葬獻皇后於顯陵　辛酉罷禮部尚

書黃綰復議征安南綰之奉使安南也上方幸承天趣赴行在受命綰憚往至徐州以疾請緩期奉旨詰責肯之綰數陳便宜請得節制兩廣雲貴重臣又請遣給事御史同事仍擇郎官二人備任使上悉從之至是又爲其父母請贈且援建儲恩例請給誥命如其官上怒遂寢新命令以侍郎閒住上既責綰謂征南之議發自夏言衆皆隨之今乃訕上聽言討共作慢詞此國應棄應討何無定議耶於是張瓚及廷臣惶懼請如前詔仍命仇鸞毛伯溫南征如登庸父子束心歸命無異心則待以不死從之攷異此據實錄月日也事見明史黃綰參安南傳書之傳言綰至七月尚未行而七

卿表言伯温以四月回任七月征安南證之本紀是綰龍及命伯温皆在閏月今据之　八月辛未奉慈孝獻皇后神主祔睿宗獻皇帝廟　癸巳免河南及陝西被災稅糧　九月乙未朔日食三分詔免救護攷異明書是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本紀不書以免救護也今据實錄　免畿內被災稅糧　辛酉以奉安成祖陵碑詣天壽山是日車駕發京師敕駙馬都尉崔元刑部尚書周期雍居守　以河南災甚請遣大臣賫帑往振上命推素有才識者乃遣戶部侍郎王杲往杲上言河南已奏報死亡十萬有餘其存者旦夕冀得升合以延殘喘彼處倉庫所貯錢穀恐不足用待其查勘往返動淹累旬救荒如救焚未可稍

緩請先發內帑銀十萬兩會撫按官分行振濟下戶部議戶科給事中郭鋆等亦以爲言詔發臨清倉糧價銀五萬兩杲以民饑甚僅足貧兩月之用來春青黃未接勢難坐視必增銀十五萬兩乃可戶部議發德州倉銀五萬二千七百餘兩及河南布政司庫解京銀並開封府河道贓罰銀八萬兩與之詔從之攷明史本紀九月辛酉振河南饑據實錄也實錄八月免河南稅糧九月遣王杲振之三編統系之閏七月蓋據巡撫之請也今從本紀

是秋寇兩犯宣府軍卒楊思忠等六人戰死又犯榆林總兵官周尚文敗之

吏科都給事中蔣廷寵以考察劾尚書嚴嵩張瓚等上曰嵩瓚朕所簡用也嵩等以被

論自陳嵩言今日之臣必使主孤立自勞卒皆觀望禍福上以爲然命盡心供職不必辭避　冬十月乙丑朔上躬祭長陵丙寅還京師　十一月丙申冬至祀天於圜丘　己亥免江西被災稅糧　癸卯免山西被災稅糧　十二月乙亥免浙江被災稅糧　是冬大同五堡成大同自五堡之役殺張文錦尋又殺總兵李瑾由是兵益驕文武大吏不敢要束廷議以爲憂移陝西總兵官梁震往填大同震畜健兒五百人至則下令申約束無不帖服寇至累破之會毛伯溫督師巡邊震議修五堡不數月工成至是震卒先以功贈太子太保尋加贈

太保謚武壯嘉靖間西北推名將者震爲首次及馬永周尚文震死健兒無所歸守臣請編之行伍邊將猶頗得其力云

十九年春正月甲午朔上以疾不視朝壬寅始受羣臣朝賀嚴嵩等請之也是日上拜于元極殿禮畢遂御勅

丙午翟鑾行邊還詔以原職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鑾之行邊也文武大吏俱橐鞬郊迎餽遺不貲既事歸裝用以遺貴近遂復入閣　辛亥濟農寇大同以五百騎伏大廟灣而遣四十餘騎分掠參將張世忠等追之伏發殺指揮周岐等二十九人

考異明史本紀是月辛亥實錄系之五月之末蓋據兵部議功罪之月日也原奏稱正月十八日寇大同云云是月甲午朔正正月十八日也實錄多据奏報月日而原奏所載勝負月日之可据者史家多因之紀實也則岐等二十九人亦見實錄中

二月辛未振河南湖廣饑時侍郎顧璘督理顯陵工程因言河南湖廣旱災會顯陵興工饑民皆赴工就食至是工竣失所之民不振將有嘯聚之患請量留二省無災府縣兌運正糧濟之戶部議覆兌運正糧許量折每石七錢湖廣清軍御史姚虞因上流民圖極言承天工所流民宜行拯卹詔璘會同撫按官設法振濟毋使流亾失業　己卯罷武科鄉試時兵部請開武科上以累科未見得人遂報罷給事中王夢弼

請以六年一試著爲令上責其妄議奪俸二月　三月戊戌詔修西苑仁壽宮　是月濟農寇延綏總兵周尚文迂道會援副總兵楊信稱病不出寇大掠而去致異明史稱作戊戌實錄系之壬寅似皆據奏報月日也今系之三月下　夏四月庚辰上以入春雨澤愆期躬禱宮中復行所司祈禱癸未雨于是輔臣夏言尚書嚴嵩等皆表賀　五月丙申國子司業王同祖言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失教故也請敕兩京公侯伯子弟凡未仕者悉入成均俟學有成方請敘蔭不率者治之上是其言尋命已任事者亦送監肄業自是少年勛戚頗以入學爲榮　是月工部尚書蔣瑤以逾七

十令致仕仍敕馳驛歸瑤既改北部會大工頻仍歲募民充役費二百餘萬瑤以爲言請停不急者又營建卒役京軍多爲豪家占匿瑤請出之上亦浸不悅遂以老罷瑤既歸僻處陋巷以清介稱卒年八十九贈太子太保諡恭靖　瑤之罷也同時南京兵部尚書湛若水亦以年逾七十致仕若水與王守仁同講學後各立宗旨守仁以致良知爲宗若水以隨處體認天理爲宗守仁言若水之學爲求之于外若水亦謂守仁格物之說有不可信者四又曰陽明與吾言心不同彼所謂心指方寸而言吾所謂心者體萬物而不遺者也故以吾之說

爲外一時學者遂分王湛之學卒年九十五　六月丁
卯戶部尚書梁材罷時大工頻興役外衛班軍四萬六
千人翊國公郭勛籍其不至者責輸銀雇役廩食視班
軍當李廷相在戶部嘗量給之材旣代堅持不予勛遂
劾材上命補給勛又以軍不足籍逃亡軍布棉折餉銀
募工材言今京班軍四萬餘已足用不宜藉口耗國儲
上從其奏勛益怒劾材變亂舊章先是宮中醮壇須龍
涎香材不以時進上銜之至是遂責材沽名誤事落職
閑住材歸尋卒隆慶初贈太子太保謚端肅嘉靖中歲
大臣多阿上取寵材獨不撓以是終不容自材去邊儲

國用大窘上乃嘆曰材在當不至此　庚午增設塡守
江淮總兵官上卽位之八年江洋盜發時夏言爲兵科
給事中奏請尋設塡守江淮總兵官督兵勦捕未幾賊
平兵部奏革以其重任仍歸操江武臣如故凡浙江糧
運自蘇州常州裏河取道者由鎭江京口閘抵儀眞其
閘河土疏易淤府縣必歲時濬治然後糧運無阻是年
京口閘淤阻漕運咸撥民船多爲海寇所掠甚至執戮
官吏南京兵科給事中楊雷以其事聞下兵部以設官
本末查覆因請設總兵官命以旗牌勑符俾駐劄鎭江
提督沿江上下兵防西自九江安慶東及淮揚蘇常諸

郡凡備倭守備衛所及有司巡捕官悉受節制從之已而金山儀真守備官各加以將領之號分領江南江北地方凡衛所掌印巡捕諸官悉令服屬　辛巳衛拉特（即瓦剌見前）部長默塞初衛拉特既衰其酋仍稱太師遣使朝貢土爾番之據哈密也故都御史許進以金帛啗衛拉特令以兵擊走之正德十三年土爾番復犯肅州副使陳九疇復遣衛拉特綵幣使乘虛襲土爾番三城殺掠以萬計土爾番畏逼與之和其後復以議婚相仇隙土爾番益強衛拉特數困敗又所部輒自殘多歸中國于是衛拉特部長卜六王者以西番侵掠不支亦求內

附下兵部議已甘肅巡撫丁汝夔疑其詐與土爾番交惡爲合勢內侵之計兵部並上其事詔遣之出關後遂不知所終。是月改南京工部尚書李如圭爲戶部尚書以戶部侍郎張潤爲工部尚書先是蔣瑤在工部以節年營建兵部撥軍戶部支糧工部止于辦料逾年以軍數不足議令工部雇夫津助計內外工程共用銀六百三十四萬七千餘兩中間辦料約四百二十餘萬其餘盡係雇夫車價之數請將各衙門工程悉暫停止上不許令工部會戶兵二部詳議以聞潤旣代瑤乃復上四事一議工部節愼庫見貯止六萬餘兩而所欠夫匠

物料尙二十七萬無從措辦擬借戶部每年扣省逅惡河脚價及崇文門稅皇莊草場子粒等項銀兩一議戶兵二部見食糧官軍宜赴工者計各營錦衣衛等處共六萬餘名查擬分撥可省雇役之費一議暫停西苑仁壽宮及鼓樓等俟前工告完以次舉行一議四郊所費銀兩不過四十六萬慈甯宮不過四十八萬乃今慈甯宮已用銀七十一萬有奇一號等殿已用銀七十六萬有奇費漸侈矣而工猶未完乞敕內外撙節疏入惟西苑及殿工宜併力速成餘暫停止　秋七月癸卯濟農寇萬全衛總兵官白爵與戰于宣平敗之追至北莊又

大敗之壬子寇涉桑乾河官軍半渡急擊三敗之斬百餘級捷聞兵部以爲宣府數十年未有之功詔進爵都督同知考異明史本紀寇萬全在是月癸卯實錄系之八月據奏捷月日也原奏稱七月十四日是月庚寅朔癸卯正十四日也又云二十三日敗敵于桑乾河正壬子也今據書之　戊午振江西水災時南昌府及新建等縣俱水戸部議以新建等縣兌運正米内量改折色十一萬石並留派剩南糧四萬石振之　八月壬戌禮科給事中曾鈞言用人之術莫先於端士習士習之做則廉汙之介弗嚴也靜躁之分不明也今之下僚多以挾貲得顯擢一有員缺則自衒求進交爭而不慚至於大臣之自處尤有可議者古者

大臣慮周四方今則守局循常矣古者大臣恭儉率物今則窮奢競靡矣古者大臣被論惶恐待罪今則强辨傷體矣古者大臣同寅協恭今則交惡相傾矣故夫忠佞之辨在陛下加之意而已疏入上以鈞所論深中時弊嘉納之　甲戌寇犯平涼流掠岢嵐石州等處　丁丑杖太僕卿楊最死上好神仙術給事中顧存仁高金王納言皆以直諫得罪會有方士段朝用者以所煉白金器百餘因郭勛以進云以盛飲食物供齋醮卽神仙可致也上立召與語大悅朝用因言上深居無與外人接則黃金可成不死藥可得上益悅諭廷臣令太子監

國朕少假一二年親政如初舉朝愕不敢言最抗疏諫曰陛下春秋方壯乃聖諭及此不過得一方士欲服食求神仙耳神仙乃山棲澡練者所爲豈有高居皐屋衮衣玉食而能白日沖舉者臣雖至愚不敢奉詔上大怒立下詔獄重杖之杖未畢而死尋監國議亦罷致興楊最事見明史本傳通紀明書或系之去年八月或系之六年十月惟明史本紀書杖楊最於是年八月丁丑而實錄不具疑漏脫否則史臣諱書之也然證之實錄是年七月賜段朝用紫府宣忠高士名號並加郭勛祿米歲百石又八月丁丑指揮同知劉永昌言伏聞皇上欲命東宮監國暫攝聖躬此盛德事而諸大臣乃固爭之如此則當昔承天時監國亦非也上以監國重事朝廷自有處分非永昌所宜言下鎮撫司拷問云云據此則明史系之八月丁丑蓋同時事也不知實錄何以遺之今據明史

甲申以秉一眞人陶典

眞子世同爲太常寺丞瑨吳濬孫陶亘輔俱食博士俸與眞後更名仲文初受符水訣于羅田萬玉山復與邵元節善隨秩滿黃梅縣吏至京師遂寓元節邸舍元節年老因薦仲文於上以符水噀劍絶宮中妖莊敬太子患痘禱之而愈益見寵異去年南巡元節病以仲文代次衛輝有旋風遶駕上問何祥對曰主火已而果驗上益異之授兼一眞人至是上欲命太子監國專事靜攝楊最杖死廷臣震懾大臣爭諂媚取容而神仙禱祀日亟矣　是月江西浮梁景德鎭民以陶爲業聚傭至萬餘人會大水食絶遂肆虜掠村鎭爲墟守臣以聞詔巡

撫都御史王暐撫戢因請增設府佐一人駐鎮督理從之　九月已酉召仇鸞還鸞奉使南征至粤陵轢鎮守令總兵安遠侯柳珣以戎服見珣不聽遂互訐於朝上以鸞輕傲命珣代佩征夷副將軍印會同毛伯溫議處安南事　是月以南京戶部尚書錢如京爲刑部尚書以周期雍致仕代之也先是郭勛以風霾請如先年策免大臣故事各令自陳仍聽科道拾遺於是閣部諸臣皆引咎乞罷溫旨諭留獨期雍准致仕勛擠之也　濟農寇固原總督劉天和令總兵官周尚文與戰於黑水苑大敗之斬濟農子錫沙王舊作小十王寇還延綏總兵任

傑追擊於鐵桂泉又敗之是役也三鎮斬獲至四百四十餘級捷聞上大嘉之進天和太子太保倚文以下皆陞賞有差攷異黑水之戰實錄系之是年冬月據奏捷論功之月日也原奏稱寇以八月二十一日入境九月十二日始去故明史本紀明史稿皆系之是月無日今從之　冬十月甲子顧鼎臣卒　是月霍韜卒韜與夏言攻訐不勝最後見郭勛與言有郤乃陰庇勛與共齮齕言上雖置不問然亦頗厭之及卒賜祭葬如例韜舉進士出毛澄門下旣以議禮不合遂請削門生籍初詆司馬光後議薛瑄從祀至追論光不可祀孔廟其不顧公論如此　十一月壬寅冬至祀天於圜丘郭勛攝行是日太白晝見　丙午

以巡撫甯夏副都御史楊守禮總督陝西三邊軍務時以邊寇甫退恐其積忿報復命推久任邊方諳練戎務者廷臣咸薦守禮遂任之　壬子上以久疾有瘳嘉陶仲文祈禱有功進少保禮部尚書　丙辰慈慶宮成是月晉輔臣夏言少師翟鑾及尚書張瓚皆少保以邊功叙錄也　十二月戊辰以冬深無雪命有司祈禱乙亥以沙河行宮成免順天八府明年稅糧三之一

二十年春正月戊子朔上以疾不御殿百官於奉天門外朝覲官外藩使於午門外行禮是日雪　丙申上以陽九日拜天於元極殿尚書嚴嵩等請拜畢御殿受羣

臣朝賀從之　壬寅免南畿被災州縣稅糧　丙午海西部長卜爾噶（舊作卜爾孩與額布訥先後竄西海者見前卷）遣人獻金牌馬匹欵塞兵部尚書張瓚等言卜爾噶據海西二十餘年爲甘肅腹心之患若果輸誠則河西可轉危爲安第其誠僞不可知宜敕總督楊守禮勘議以聞從之　二月乙丑顯陵成給復承天三年　丙寅下監察御史楊爵錦衣衛獄爵富平人時上經年不視朝日事齋醮工作煩興嚴嵩等務爲諂諛爵拊膺太息乃上疏曰今天下大勢如人衰病已極腹心百骸莫不受患卽欲拯之無措手地方且奔競成俗賕賂公行遇災變而不憂非祥

瑞而稱賀讒諂面諛流爲欺罔士風人心頹壞極矣謂臣拂士日益遠而快情恣意之事無敢齟齬於其間此天下大憂也去年自夏入秋恒暘不雨畿輔千里已無秋禾既而一冬無雪元日微雪即止民失所望憂旱之心遠近相同此正撤樂減膳憂懼不寧之時而輔臣夏言等方以爲符瑞而稱頌之欺天欺人不已甚乎翊國公郭勛中外皆知爲大奸大蠹陛下寵之使稔惡肆毒群狡趨附善類退處此任用匪人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臣巡視南城一月中凍餓死八十人五城共計未知有幾孰非陛下赤子欲延須臾之生而不能而

土木之功十年未止工部屬官增設至數十員又遣官遠修齋壇以一方士之故朘民膏血而不知恤是豈不可以已乎況今頻年災沴上下交空尚可勞民糜費結怨天下哉此興作不已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陛下即位之初勵精有爲嘗以敬一箴頒示天下矣乃數年以來朝御希簡經筵曠廢大小臣庶朝參辭謝未得一睹聖容敷陳復逆未得一聆天語恐人心日益怠媮中外日益渙散非隆古君臣都俞吁咈協恭圖治之氣象也此朝講不親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左道惑衆聖王必誅今異言異服列于朝苑金紫赤紱賞

及方外夫保傅之職坐而論道今舉而畀之奇邪之徒流品之亂莫以加矣陛下誠與公卿賢士日論治道則心正身修天地鬼神莫不祐享安用此妖誕邪妄之術列諸清禁爲聖躬累也臣聞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近者妖盜繁興誅之不息風聲所及人起異議貽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譏非細故也此信用方術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四也陛下臨御之初延訪忠謀虛懷納諫一時臣工言過激切多有獲罪自此以來臣下震於天威懷危慮禍未聞復有犯顏直諫以爲沃心功者往歲太僕卿楊最出言而身殞近日贊善羅洪先等皆以言罷斥

國體治道所損甚多臣爲最等惜也古今有國家者未有不以任德而興拒諫而亡忠盡杜口則讒諛交進安危休戚無由得聞此阻抑言路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也望陛下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爲不易覽臣所奏賜之施行宗社幸甚上震怒立下詔獄搒掠血肉狼藉閼以五木死一夕復甦所司請送法司問罪上不許命嚴錮之獄卒以聖怒不測屏其家人不許納飲食屢濵于死處之泰然　庚午下方士段朝用于獄初朝用以術進復因陶仲文進銀萬兩授紫府宣忠高士莅請歲進數萬金以資國用上益悅之已而其術

不驗會朝用有徒王子岩者發其諸誣穢隱惡事仲文懼爲所累上章自理詔下朝用鎮撫司拷訊而寘仲文不問　三月乙巳賜沈坤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壬子以久旱親禱雨于西苑仍詔順天府祈禱　是月張潤以憂去先是甘爲霖以工部尚書督工至是令回部管事仍督大工　是春濟農寇甘肅之蘭州參將鄭東以二百餘騎馳援力戰被創還營卒尋又寇鎮朔堡甯夏總兵李義等迎敵斬首四十九級捷聞賜敕獎勵踰二年按臣覈東死事狀請賜贈卹（攷異明史稿系寇甘肅于二月寇鎮朔于三月乙巳證之明史韃靼傳及實錄所載俱云是春無月日今並系之是春下）　夏四月己未

安南莫登庸納欵請降許之先是兵部尚書毛伯溫奉
命討安南至廣西徵集兩廣福建湖廣狼土官兵幷檄
雲南守臣及諸司俱集議分正兵為三哨分奇兵為二
哨烏雷山等處兵為海哨又將雲南別集之兵分三哨
與黔國公沐朝輔安遠侯柳珣提督軍務侍郎張經巡
撫都御史汪文盛等部署已定乃馳檄安南臣民諭以
朝廷興滅繼絕之意討罪止于莫登庸父子有能舉郡
縣來降者即以其郡縣授之擒斬莫登庸父子來降者
賞二萬金官顯秩申告再三又諭登庸父子果能束身
歸罪盡籍其土地人民納欵聽命亦待以不死伯溫等

駐師近邊登庸聞之懼遣使詣軍門乞降詞頗卑切伯温等承制許之時登庸子方瀛已死乃留孫福海守國登庸與姪文明并酋首阮如桂等四十餘人入鎮南關各尺組繫頸徒跣匍匐稽首上降表復詣軍門盡籍國中土地軍民職官悉聽處分于是伯温等宣諭朝廷威德暫令歸國俟命伯温乃與諸守臣會疏言安南畏威束身歸罪其黎甯自稱黎氏之後譜系不詳無以爲據乞宥納登庸削故爵量授新秩疏聞上大喜詔改安南國爲安南都統使司授登庸都統使秩從二品銀印舊所僭擬制度悉除去改其十三道爲十三宣撫司各設

宣撫同知副使僉事聽都統黜陟仍三歲一貢以爲常并令叅黎裔眞僞如果黎氏後劃所據四府俾奉其祀事否則已之伯溫受命歲餘不發一矢而安南定是役也功成于伯溫而伐謀制勝則巡撫雲南汪文盛功爲多方文盛至滇即檄安南所部來歸諭以威福其登庸部衆降者文盛分地處置皆當交廣水陸之衝安南懼逼請降伯溫至南甯受之卒如文盛議及是論功伯溫及兩廣塡巡官皆進秩而文盛止賚銀幣　辛酉九廟災是日薄暮雨雹風霾大作入夜火從仁宗廟起延燒成祖廟及太廟羣廟一時俱燼惟睿宗廟獨存其成祖

仁宗二廟帝后神主皆燬焉上親祭告南北郊宗廟青服御西角門視事丙子頒詔天下行寬恤之政敕羣臣修省　壬午杖戶部主事周天佐下獄死天佐晉江人以楊爵下獄欲論救之至是因廟災詔百官言時政得失乃上疏曰陛下求言之詔示人以言耳國家置言官以言爲職今爵繫獄數月而聖怒彌甚一則曰小人二則曰罪人夫以盡言直諫爲小人則爲緘默逢迎之君子不難也以秉直納忠爲罪人又孰不能爲容說將順之功臣哉爵身非木石命且不測萬一溘先朝露使諍士飲恨直士寒心損聖德不細上覽奏大怒杖之六十

下詔獄天佐與爵無生平交入獄時爵第隔扉相問訊
而已天佐體素弱不勝楚獄吏絕其飲食三日卽死尸
出獄有大興民祭而哭之慟者或問之民曰吾傷其忠
之至而死之酷也天佐既死復有文登蒲鋐者時巡按
陜西馳疏諫曰天下治亂在言路通塞言路通則忠諫
進而化理成言路塞則奸諛恣而治道隳爵以言事下
獄幽囚已久臣行部富平皆言爵誠信孚鄉里孝友式
風俗且爵本以論郭勛獲罪今勛奸大露則爵言未爲
妄也乞賜矜釋上大怒趣緹騎逮之秦民遠近奔送舍
車下者萬人皆號哭曰願還我使君鋐赴徵業已病下

詔獄搒掠備至除日復杖之百錮以鐵柙爵迎哭之鋐息已絕徐張目曰此吾職也子無然繫七日而卒隆慶初贈天佐光祿卿鋐少卿考異周天佐浦鋐事俱見明史本傳三編據書于質實中證之本傳天佐謫在四月九廟災後明史稿系之是月壬午是也鋐事據傳同在是年而本紀及實錄皆不載惟傳中有除日復杖之語且正郭勛獲罪之後是與天佐下獄死皆是年事也今案連茲記于天佐下獄之下

五月丁亥以兵部侍郎王以旂總理河漕是時黃河南徙決野雞岡由渦河經亳州入淮舊決口俱塞徐呂二洪亦涸漕舟膠總河郭持平久治不效降俸戴罪乃命以旂往治之以旂至上言國初漕河惟通諸泉及汶泗黃河勢猛水濁遷徙不常故徐有貞白昂劉大夏力

排之不資以濟運也今幸黄河南徙諸閘加舊宜濬山東諸泉入野鷄岡新開河道以濟徐吕而築長堤沛縣以南聚水如閘河制務利漕運而已詔以旂便宜行之

戊子以修建九廟遣工部侍郎潘鑑左副都御史戴金等採木于湖廣四川　壬辰三衛入犯開原參將孫繼祖率兵禦之斬首二十三級指揮金湖死之（致異明月壬辰寇犯開原證之實錄蓋三衛求增入貢人數不許遂肆刼掠原奏稱五月七日即壬辰也金湖之死亦見實錄今據之）　甲寅振遼東饑　六月庚申以順天府所屬州縣災傷詔免税糧仍發太倉銀二萬兩通倉米二萬石及各州縣預備倉銀穀相兼振之復出太倉米一萬

石減價平糶又以永平大饑發太倉庫銀六千兩通倉米六千石振之　戊辰三衛復犯太康堡參將趙國忠敗之斬首一百二級　壬申振山西饑並蠲免本年夏稅　秋七月丁酉諳達（即俺荅見前卷）及其屬阿布噶（舊作阿不孩）遣其使石天爵款大同陽和塞求貢天爵本中國人被掠入寇中爲間諜至是聲言許貢當趣令一人歸報彼即約束其下不敢犯邊否則徙帳北鄙率精騎南下巡撫都御史史道以聞兵部議以北部自宏治後不入貢且四十年歲入邊侵暴果其誠心歸款未必非中國利惟寇情多詐或示和以緩我師或乘間以擾我境其勢

之便從之仍敕嚴加防禦以尚書樊繼祖督理宣大軍務並懸賞格購請達阿布嚕首以振國威　是月以山東災傷復留臨德二倉小麥各二萬石及動支倉庫錢糧相兼振之又免山東及河南陝西被災稅糧　左都御史王廷相罷初廷相居憲職請以六條考察差還御史上允行之及九廟災詔廷臣修省因責廷相曰卿總憲有年自定六條後不聞考黜一人宜痛加修省廷相皇恐謝武定侯郭勛橫甚廷相督團營與勛共事逡巡其間不能有所振飭會奉敕清軍役令勛與廷相覈實奏聞敕書既具勛久不領于是給事中章允賢劾勛肆

慢竝劾廷相積留四十餘日不覆爲畏勛權勢而慢朝廷上以責勛勛奏辨有何必更勞賜勅之語上大怒言官復交章劾勛上以廷相扶同抗違遂褫職黜爲民勛亦自此得罪

考異廷相之罷諸書俱系之九月郭勛下獄之後明史廷相本傳亦同惟七卿表書廷相罷爲民在七月證之實錄亦書于九月郭勛下獄中然其所載勛事本末皆系以先是二字如清軍役在是年之春章允賢劾積薪事在四月値災應詔陳言疏中據此則廷相之罷表以爲七月者似得其實而毛伯溫時在安南以八月召回管院事則廷相之罷在八月前尤可證也今據七卿表與郭勛下獄分書之

月辛酉昭聖皇太后張氏崩　甲子巡撫大同史道言諳達阿布噶以求貢不允將入犯山西詔保定副總兵周徹率所部守紫荊倒馬等關復發京營兵三千命參

將任鳳領之命甫下山西巡撫陳講奏北寇分道入犯諳達阿布鼐下石嶺關趨太原濟農由平虜衛入掠平定壽陽諸處時寇衆聚至甯武關石湖嶺山西副總兵丁璋邀敵死之遊擊周宇禦于太原之塌地溝屢戰移日斬獲頗多以援兵不至死之事聞命總兵官趙卿率京營二千往援尋起原任都御史翟鵬督理畿輔河南山東軍務兼理糧餉敬案明史本紀是月諳達等分道入寇不書日明證之實錄是月甲子巡撫史道奏寇將犯山西此亦據奏報月日耳是月警報送至原奏稱八月十七日寇入甯武關是月甲寅朔十七日則庚午也明史稱系寇犯甯武于甲子者亦非今但據實錄所書牽連並記統系之甲子下又參之明史雜輯之傳書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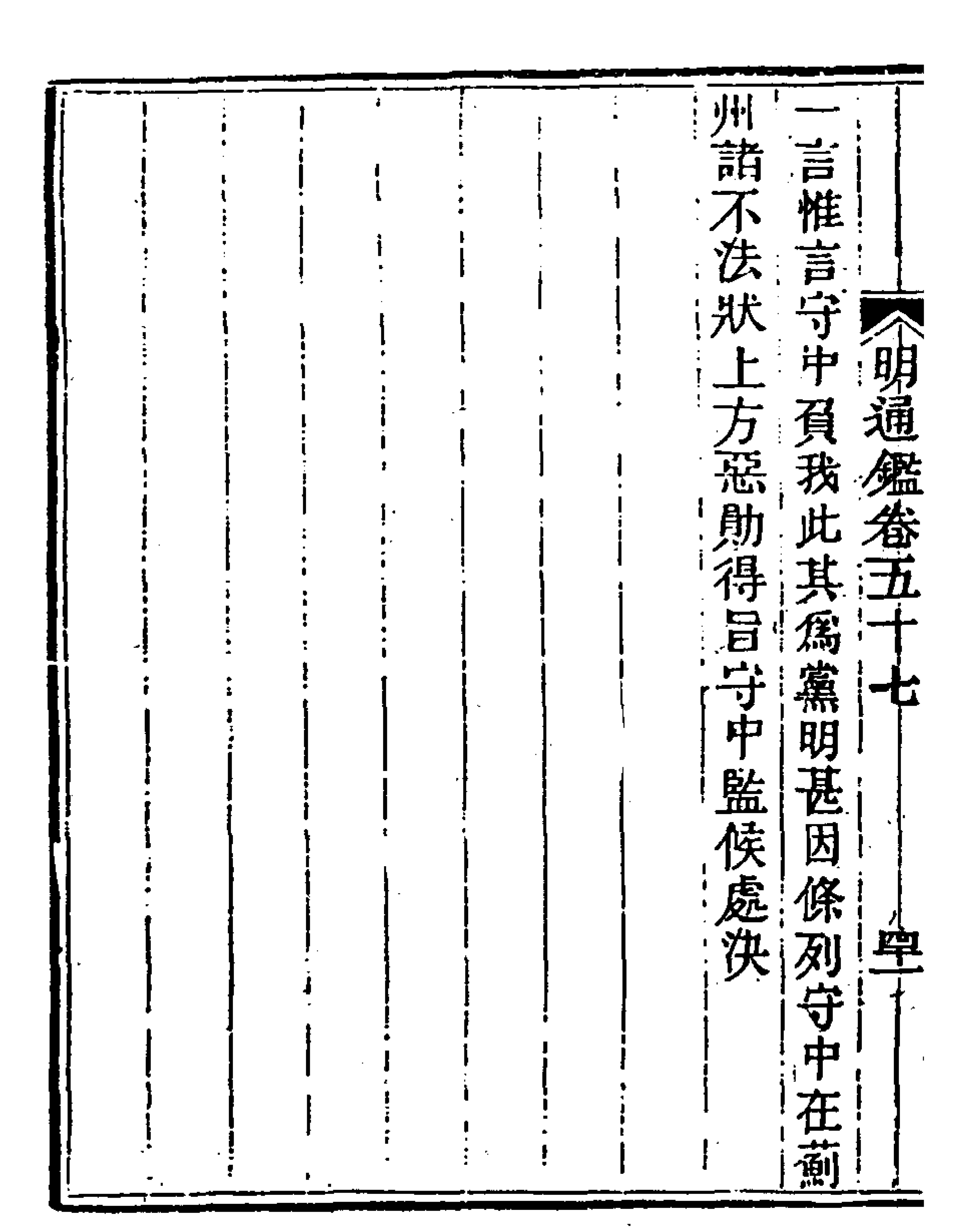
丁丑上大行皇太后尊謚曰孝康敬皇后

庚辰夏言罷言與郭勛交惡白甚九廟災言以疾在告自陳乞罷不允昭聖皇太后崩詔問太子服制言報疏有譌字上切責言言謝罪且乞還家治疾上以方廟災修省之初昭聖大喪之際不念主憂敢于求逸因令致仕去　是月召毛伯溫還掌院事　九月乙未郭勛有罪下獄先是四月廟災給事中戚賢劾勛擅作威福網利虐民勛遂引疾在告京山侯崔元新有寵直內苑忌勛會夏言亦在告上從容問元曰言勛皆朕股肱相妬何也元不對上問言歸何時曰俟聖誕後乃敢請又問勛何疾曰勛無疾言歸即出耳上頷之言官窺上眷言

而惡勛因共劾勛會敕書之獄上惡勛無人臣禮于是給事中高時因盡發勛貪縱不法十數事上大怒遂下勛錦衣衛獄然猶念勛曾贊大禮諭鎮撫司勿加刑訊奏上當勛罪斬上以奏當不明令法司復勘會給事中劉天直復劾勛未盡奸惡並數其紊亂朝政凡十二事于是法司更當勛不軌罪論斬沒入妻孥田宅奏上留中不下上意在寬勛屢示廷臣指而諸臣惡勛甚謬為不喻指者勛坐是踰年死獄中　癸卯免浙江台州府被災稅糧仍敕巡按御史設法振之　辛亥寇犯山西入石州先是山西直隸巡按御史所報皆言寇從容出

關所調延綏大同兵並未見敵于是給事中龍遂御史傳鎮請遣官勘實報聞寇遂于是月七日復自平虜衛入山西犯朔州至是復犯石州飽掠而去　是月以南京尚書劉天和爲兵部尚書時樊繼祖督師宣大以天和代之並提督團營以刑部侍郎吳山爲本部尚書以錢如京致仕代之也　冬十月癸丑以山西連被寇患詔復徭役二年仍發帑銀六萬兩遣戶部侍郎張漢往振之　丁卯復召夏言入閣先是言將出都詣西苑齋宮叩首謝上聞而憐之特賜酒饌俾還私第治疾俟後命會郭勛下獄復有是命且令疾愈入直然言雖在告

閣事多取裁決勛之獄皆其指授也　是月以寇出邊山西解嚴召翟鵬趙卿還　吏部尚書許讚以四月九瘤災自陳免居半歲上難其代至是復起讚任之　十一月辛卯葬孝康皇后于泰陵　丙申免四川被災稅糧　乙巳太白晝見　丁未冬至祀天于圜丘　十二月甲戌詔發通州倉米十萬石于宣府十五萬石于大同茲敕戶部遣官齎解是時兩鎮旱荒米價翔踊從撫臣之請也　是月禮科給事中章允賢劾奏總督薊州兵部侍郎胡守中當郭勛勢盛之時甘心𠂉附同惡相濟及勛之敗復觀望以圖反噬今勛當會審之際他無



一言惟言守中負我此其爲黨明甚因條列守中在薊州諸不法狀上方惡勛得旨守中監候處決